

白马叙事

The Tales of the Baima People

陈霁

著



解码一个化石般
古老的民族

深入一个梦境般
迷人的地方



白马叙事

The Tales of the Baima People

陈霁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马叙事/陈霁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02-010350-8

I. ①白…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0664 号

责任编辑 脚 印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20 千字

开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350-8

定 价 4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我的 白马情结 『代序』

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爱藏东西。大到调查资料、会议文件，小到有一些内容的信件，乃至片言只字，都要归档保存。所以，我的书柜里有近百个档案袋，里面装满了各种内容的文书档案。陈霁先生要我为他的《白马叙事》写序，我就翻开了1978年以来有关“白马”民族识别以及调查研究的一个档案资料袋。一个发了黄的牛皮纸信封从档案袋里掉了出来，我捡起一看，是原平武县委副书记牛瓦于1980年4月12日寄来的。这封信一下把我的思绪拉向1978年至1980年的前前后后。

1978年夏，我所在的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收到四川民委发来的邀请函，希望我参加白马民族识别工作，承担白马语言识别。我之前对白马人的情况一无所知，怎样切入成了我的难题。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1960—1962），研究所曾经让我组织人马研究羌语的系属问题，因此保存了一批羌、藏、彝等国内藏缅语族语言的对照词汇和语法资料，尤其是羌语和藏语的词汇和语法资料。我把这些作为基本参考资料带在身边，以备与白

马语做比较研究。

七月末，我到达成都，与识别组的周锡银（组长）、冉光荣、王家祐会齐，经绵阳到达平武。在县上开了几次座谈会，随即进入白马核心地区开展实地调查研究。我们在白马地区记录语言期间，往往白天收集资料，晚上整理和比较，以期早日得出结论。但是由于收集的白马语言资料，既与藏语有明显的接触关系，又表现出与羌语有类似的地方。一时难以得出结论。好在带去的资料里，有藏语的方言资料，包括藏语安多方言和康方言的资料，经过反复比较，感觉到白马语与藏语的差异已经大大超出了藏语方言之间的差异程度，可以作出白马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的结论。

在白马地区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广泛接触了许多白马朋友。两个多月朝夕相处，他们勤劳、纯朴、善良，能歌善舞，与人为善，待人诚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现在还能够叫得出他们许多人的名字，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第二年，调查组又去了九寨沟县（当时称南坪县）和甘肃文县，调查研究了白马语在各地的内部差异以及与周围藏语的关系。经过仔细比较研究，我们感到白马语的内部差异的形成，应该早在唐代以前。而吐蕃势力到达这一地区是在唐以后。这就更加坚定了我白马语不是藏语的方言而是一种独立语言的学术观点。

话又回到前面说的牛瓦来信。他在信中说：“关于白马族别问题，从上到下都极为关心。特别对作为从事民研工作的您来讲，为了这支古老的民族又能全面恢复自己的本来面貌而不辞辛苦，花费了不少心血。这对我们来讲的确是感激不尽的。我也坚信你们的心血不会白费。去年我在成都边界会议期间找了民委副主任郜志远、冯冰向两位同志，就平武白马民族的识别问题作了汇报，望能尽快解决上报。但至今也不知怎么样了。您信中讲，现对这支民族的称呼问题，在未正式定为氏族前，为便于宣传，我同意叫‘白

马人’^①，取其他的称呼是不当的。”这就是白马人名称的来历。

后来我多次深入白马地区调查研究，平武县领导每次都热情接待，我记得牛瓦最后一次接待我是在1991年，那时候我和日本语言学家西田龙雄合作的大部头专著《白马译语研究》刚刚在日本出版，虽然该书在日本只印刷了三百册，但是我们还是决定给平武县政府送一本样书。1991年夏，西田来华访问期间，我们相约一起访问平武，共同签名赠书。我记得县里为了此事还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赠书仪式，那时牛瓦已经调任绵阳地区人大副主任职位，他知道此事后专程从绵阳赶回平武，主持了此次赠书仪式。没有想到，此次见面，竟是我们的永别。

总之，白马人的民族识别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开始我天真地想，“白马民族是一支很有特色的古老民族，在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等方面都保持了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这支民族不仅为国内学术界所重视，也引起了国际民族学家、语言学家们的兴趣。相信，随后研究会的成立和开展工作，有关白马人的族属真理总有一天大白于天下。”^②但是白马人希望成为中国民族大家庭一员的愿望，最终没有能够实现，这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

去年，读到甘肃省陇南市政协办公室和陇南白马人民民俗文化研究会合作主持编写的《陇南白马人民民俗文化研究丛书》，其中包括了语言卷、故事卷、歌曲卷、服饰卷、舞蹈卷，后来又读到了大型豪华精装本《陇南白马人民民俗文化图录》，白马人的风采得到了一定的展现，我内心多少得到一丝安慰。

① 1980年，经过1978年和1979年两次白马民族识别专题讨论会后，白马民族识别基本上有了一个初步的结论，学术界基本上倾向白马人就是历史上氐族的后裔。此时，《民族研究》杂志约我写一篇有关白马人民族识别的文章，该文章的题目是《历史上的氐族和川甘地区的白马人》该文载《民族研究》1980年第3期。文章发表前，我就这个题目和内容征求牛瓦县长的意见，这封信就是他的答复。

② 见《平武县白马人族属研究会成立会刊》第46页。四川省平武县白马人族属研究会编，1986年11月。

2012年夏，我应邀出席了在文县召开的白马民俗文化研讨会，期间，聆听到许多专家学者有关白马人的历史、文化、民俗、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发言，十分感动。尤其是来自川甘两省各地州县的白马人，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欢聚一堂，会议期间还参观了文县铁楼一带白马人的文艺表演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后来还听说他们正在计划编写白马语大词典。他们为保存和发扬本民族文化付出的各种努力，使我非常感动，我内心郁结多年的许多遗憾和愧疚开始舒解。

白马人并没有因为民族识别的结果受到任何的影响，这支曾经在历史上有过“乱华”记录的大族，虽然现在已经衰微，被挤压到川甘山区的一隅，但是他们顽强地生活着。他们得到了更多国内外学术界、文化界的关注，也得到了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和关心。他们一如既往地自觉保护、继承和发扬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不断改善自己物质生活的同时，丰富着自己的精神生活，向世人展现出一个古老民族所焕发出的青春活力。

衷心祝愿白马人在中华复兴的宏大背景之下，民族文化得到更好地传承，经济、社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家家幸福，人人安康。

孙宏开

序于北京安贞桥寓所

2014年6月15日

如梦的
白马往事
『序篇』

第一次去白马，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那次，作为绵阳市委宣传部的小干事，我是去平武伐木厂采访。不过，在这个幌子下，却暗藏着一个文艺青年到白马人聚居区猎奇的“企图”。关于那里的种种传说，早就灌满耳朵，让我按捺不住。

车子一整天都在深山峡谷里颠簸。涪江，支流，支流的支流。不变的是峡谷，是河上越来越多的索桥。尤其是过了平武县城，山越来越大，坡越来越陡，峡谷越来越深，海拔越来越高。一条简易公路在大山的阴影里乍隐乍现。最艰险的路段，车子声嘶力竭地往陡坡上爬，车轮下是滚动的乱石，头上是碎裂的危崖，摇摇欲坠。偷眼再看下边的深渊，十个脚趾头不由自主地攥紧，恨不能让它们都长出蓬勃的根系，穿透汽车底盘，抓牢大地。

许多风景如画的地方，似乎都是以漫长而艰险的旅程作为代价。

太阳西沉的时候，我终于站在了王坝楚的街头。春风正在吃力地朝大山深处前进。但它一时被夺补河谷挡住了脚步。这样，我就从山外阳春三月的桃红柳绿，走进了深山

的枯黄与萧瑟。就像时光倒流，我从春天重返冬天。

王坝楚，虽然是藏区的行政中心，其实不过是一个林区小镇。原木堆积如山，杉木板房黑糊糊一片。只有街边那几块写着“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之类标语的红砖墙，才让它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些许的工业化印记。乌鸦多得出奇。它们在屋顶在树梢翩翩而飞，到处都可以听见它们刺耳的聒噪。偶尔有穿白色长袍、束彩色腰带、头戴插着白色羽毛的圆盘毡帽的白马男女，背着沉重的柴捆，缓慢地走过寂寥的小街，让小镇显得十分神秘。

在厂部招待所放下行囊，独自出门，沿夺补河边空旷的大路走。太阳正一点一点地坠向山外。就在太阳即将沉没的那个时刻，一个白马寨子从峡谷让出的缓坡上出现了。

晚霞照耀着被雪峰、丛林、流水、草甸包围的寨子。杉木屋，栅栏，巨大的秋千和晾架，整段原木掏成的蜂桶，牦牛和马群，树叶落尽的白桦。河边，还有套着花牦牛以“二牛抬杠”方式耕地的白马男女，粗犷的《耕地歌》，正一声高一声地传来。

画面和场景都颇有异域情调。背景有点像阿尔卑斯山，某些局部场景，更有点像俄罗斯风景大师列维坦的作品，宁静、深沉、诗意，还有几分苍凉，暗藏了很多沧桑和传奇。

陌生却透出几分熟悉，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像是一个梦境的延续，亦真亦幻，让人有些恍惚。

晚饭后，厂里一位曾经的文学青年老陈陪我去了木座。古老的寨子，一幢幢木楼错落着挤在一起，被纵横交错的石板小路分隔又连接。两个人幽灵般走在黑暗曲折的巷道里，脸上可以感觉到稀疏飘落的雪花。偶尔可以看见一条狗卧在檐下，对行人熟视无睹。还有一匹马，也可能是一头牛，蹄子在湿滑的石板上滑了一下，小小的趑趄，影子一闪，消失在小巷深处。空气中飘散着马粪的味道，木柴燃烧的味道，炖腊肉的味道，当然也有酒的味道。

老陈很文艺地说，这时随便拣一条石板路，都可以走近一个暖烘烘的火塘，走进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益当珠的家，我们就是这样进去的。和所有的白马人家一样，他的家门上也挂着一个兽形面具“曹盖”，柴垛整整齐齐码至屋檐，檐下吊满玉米棒子，火塘薰着腊肉，墙角堆着洋芋，立着酒缸。我知道，有了它们，山里人就可以轻松地消化寒冬，有滋有味地咀嚼日子。

火塘烧得正旺。铁三脚架上方吊着硕大的铜锅，炖着腊肉。火边坐着酒壶，热着咂酒。男女主人坐在熊皮褥子上，暗红的火光映着他们黝黑的脸。

后来才知道，这就是白马人最日常的生活图景。在白马，在勿角，在甘肃那边，文县的铁楼，深山老林荫蔽下的一个个白马山寨，大多数的白马人，这种时候都围坐在火塘边。另一个主角——咂酒，这时早已登场，整整一个民族，差不多都在喝它。咂酒由苦荞子酿制，味道有点像黄酒、米酒，想象中还近似于武松在景阳冈差点被它放倒的那种村醪，微酸，微甜，琥珀色，有醉人的酒香。但可能更清淡，更浑浊，更原始。不过对外乡人来讲，它是热情的载体，也是温柔的“杀手”。它太低的酒精度会让你完全解除戒备。一碗，又一碗，抽丝剥茧一般，最后才现出它作为酒的本来面目。但是它原始、温和、低调、后发制人，还有它的原料“苦荞子”的命名，正与这个民族的弱小、艰辛、曾经的苦难以及忧郁深沉的性格形成绝配。雪在外面飘，风在门外跑。但是火塘与咂酒，让白马人温暖。胃热了，心热了，周身血的流淌都在加速。这时，他们便由沉默寡言变得话多。但说话似乎不是他们的强项，他们更善于用歌来表达。歌，是他们语言和情感的高度压缩，是他们精神和情绪的主要出口。

那天晚上，益当珠和他的妻子旭中早都唱了歌。益当珠是乡干部，旭中早是著名的白马歌手，曾到北京演出并和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合过影。他们的歌唱是不需要邀

请和动员的。在粗巴大碗的传递中，歌唱几乎没有停顿。除了酒歌，我还请他们唱了情歌、猎歌、劳动歌。这些歌高亢，旋律简单，不加雕饰，像地里长出来的一样质朴，像鸟叫一样自然，像阳光穿过树林一样直抵人的内心。有一首忧伤的古歌，让我十分震动，几乎泪流满面：

我们像小树不能直立

像一潭死水找不到出路

我们是大地上的匆匆过客

活一辈子就唱一辈子

只有我们的歌我们的舞才属于我们自己

那晚，我烂醉如泥。





目录

004 | 代序：我的白马情结 005 | 序篇：如梦的白马往事

● 第一篇 · 从龙安古城开始

002 | 一处军事要塞和一个民族

009 | 白马土司

015 | 报恩寺

● 第二篇 · 解码东亚最古老的部族

026 | 龙安“布衣”

038 | 白马人的语言就是他们的历史

040 | 惊天秘密就是这样被揭开的

● 第三篇 · 夺补河畔

048 | 溯流而上

055 | 雪原

060 | 王朗故事

070 | 大熊猫：它的名字原本叫白熊

● 第四篇 · 寨子

080 | 木座（纳卓）：岁月在宁静中缓缓流淌

087 | 下壳子（托洛加）：还原一个寨子的原生态生活

096 | 上壳子（卡斗）：最后的山寨时光

102 | 水牛家（稿史瑙）：望不断的前世今生

109 | 厄里（曹尤厄惹）：那些深藏不露的精彩

116 | 详述加（肖珠瑙）：一个寨子从冬眠中醒来





第一篇

从龙安古城开始

● 失去了军事意义的龙安古城，像是动物园里的一头猛兽，拔掉利齿，供人观赏。它更像是一部古老的史诗，讲述过去的战争，也讲述几个民族在不同的时代里如何以不同的方式互动。



一个民族 一处军事要塞和

马年伊始，我动身前往白马。严格地说，是去平武县白马藏族乡。与当年来去匆匆的采访不同，这回我是想要在这里泡一年，甚至两年。我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写一部关于白马人的大型非虚构文学作品。

去白马，平武县城是必经之地。

县城叫龙安镇，不大，人口大约四万。但是它生机勃勃，任何时候看上去都干净清爽，让人眼前一亮。特别是前些年，经过“5·12”大地震后的灾后重建，龙安镇建起了现代化的街道、学校、医院、体育馆和艺术中心，以及景观宜人的滨江河堤，因此小城显得格外整齐，美观，赏心悦目，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它大步流星地走向现代文明脚步。

但是，它毕竟还是一个山区小县城。无论怎样地与时俱进，与大中城市比，甚至与发达地区的县城比，还是有太明显的差距。

不过，你千万不要因此而小觑了龙安。

仅仅是“龙安”两个字，就具有明显的沧桑况味和古城的质感。

但凡城市，都有自己兴起和存在的理由。要么有舟车之利，是不可或缺的物质集散